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我市电影业盛极一时，瑞安市业余影评组、瑞中春苗影评组也因此先后成立。然而随着电视、录像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市电影业逐渐衰没以至于沉寂。近年来，随着电影业步入院线时代，观影看一场大片又成为现代人惬意的精神享受。瑞报将顺势而为，即将组建影评组，开辟影评版。今天，让我们先来回忆与电影有关的旧事。借此，也诚邀影评爱好者加入我们影评组。联系电话：65818102（下午上班时），详情请扫一扫二维码，关注人文瑞安公众号。



人文瑞安公众号



原瑞安市业余（西山）影评组成员合影（摄于1989年）



瑞中春苗影评组成员去仙岩参加活动



瑞中影评组成员在西岷山上开展活动（摄于1987年）



瑞中第六期影评组成员合影（摄于1988年）

忆西山影评组 坦荡真诚的文学梦

■施正勋

晨起，窗外阳光灿烂，开窗，和风拂面。于是，与妻约定一起去老城区西山走走。一提到西山，两人不约而同地说起当年的影评组。

记得童年时西山最令我留恋的便是山脚下的连环画书铺，每次用一分硬币可以去那里翻看一本。我和表兄在这里展现的是专注的神情，还有与书中人物融于一起的童年憧憬。或许，那就是我的阅读启蒙，也是我文学梦想的源头。

“文革”期间，西山成为我荒废的青春流浪、遐想、放歌的地方。记得去黑龙江江边前夕，几位朋友还相伴着登上四贤亭，放声高歌。

重回故乡已是多年以后，每次登临，只为了寻找一份避开尘嚣的清静、安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缘起于瑞安市影评组，又与西山有了多年的亲密接触。那是纯真、奉献、投入的文艺爱好者组合典型，可以说是“文革”结束以后瑞安最早的民间文化组织。

整整10周年，在叶尧平先生领导下，成员有资深的文化界人物，热心的文学青年，机关、企业的文学爱好者，还有瑞中的文艺新苗。大家从华侨电影院的宣传栏起步，同

心协力、不计名利，热心于影评创作，并承担宣传栏的编排、抄写任务。队伍日益扩大，作品及影响面日渐扩展，先后在《中国电影时报》等国家、省、市文艺报刊发表数以百计的影评文章，编辑印发影评专刊数十期。1989年秋，我为影评组撰写了专题报告文学《沉思·面对十米砖墙》，在《温州日报》刊发。想不到，此文竟然成为影评组最后的总结。

20多年过去了，尧平兄英年早逝，当年的文友有的远在海外音讯未通，有的奔走他乡事业发达，有的就机关担任要职，也有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岁月荏苒，那份真挚的记忆、那段青春的文学梦，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脑海中积淀。

登上西山，蓝天、艳阳，映衬着绿叶、红花，彰显一派烂漫。青山依旧在，山花照样红。可是，去哪里寻找当年那种清纯、痴迷、毫无功利色彩的文学梦？一份失落，一种惆怅，在心中浮现。

当年影评组的兄长们，年轻的文学伙计们，在这绚烂时光里，无论你身在何方，唯有送上一份深情祝福。让我们共同记住那段美好的时光，记住那段坦荡、真诚、纯粹的文学梦想。

忆儿时看电影 最美好的记忆

■余盛强

上世纪80年代看电影时，虽没有像现在爆米花、可乐那么多零食陪伴，没有华美海报的“轰炸”，但在乡电影院看电影的有趣经历，成了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1982年5月，紧挨小学学校的大典下乡电影院落成后，生意红火，场场爆满。每当夜幕降临，售票处总是排着长队，时而发生因插队而打架之事。

我记得，读一年级时，电影院与教室共用一堵墙。教室隔音不好，电影院那边隐约传来放映声。革命战士急促而又铿锵有力的话语、男女主角柔情万分的对白，以及战斗场面冲锋的枪声炸响声，听得一清二楚，使人热血沸腾。同学们个个无心上课，不听话的脑袋别向影院那一侧，尽管看到的是一堵严实的墙。

每个暑假我们都会分到“福利”：一叠厚厚的电影票！于是，在漫长假期里，我们欣赏了一部又一部影片，如《闪闪的红星》《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孔雀公主》《少林寺》《妈妈再爱我一次》……我们尤其喜欢看战争片和武打片。

《孟姜女》是我刚上学那年妈妈带我去看的。当时这部影片上映时，街坊邻居早早吃过晚饭，放下手中的活，赶到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用现在的话讲“排队基本靠挤，买票基本靠抢”。

这部影片具体情节我大致记得：孟姜女

远赴千里，给丈夫范喜良送寒衣，却得到丈夫被埋在长城墙根的死讯，于是孟姜女哭啊哭硬是把长城哭塌了，露出丈夫尸体。孟姜女假意答应秦始皇纳她为妃的条件，要求秦始皇披麻戴孝祭奠其夫。得偿所愿后，孟姜女投海自尽。

记得当时看这部影片时，影片里面的阿姨都在哭，影片外面的阿姨们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观影后几天内，妈妈仍与阿姨们聚在一起津津有味讨论剧情，个个群情激愤，义愤填膺，恨不得穿越过去把秦始皇给手撕了。

其实，让我感到最惬意的事，不是待在电影院看电影，而是静静地扒着电影院侧门，往指缝大的门缝里窥影，极大满足了好奇心。最冒险的事情则莫过于偷偷潜入电影院蹭电影。

我们惊喜地发现，学校东北面角落有很大的“bug”，可攀墙爬入电影院。在电影放映前一两个小时，熊孩子们早早攀墙而过，然后潜伏到影院最后几排躲起来，这情景就像做秘密特工般，紧张得要命。当电影放映后，开心地观看，心里却像做贼似的忐忑不安，生怕被管理人员查出来，赶出电影院。

如今，电脑、电视、智能手机早已主宰我们的业余生活，拥有3D功能的电影院也没有当年火爆。现在回头来追忆少时看电影的种种趣事，仍觉得极为温馨。

忆瑞中春苗影评组 心安理得免费观影

■姜林娟

那逐渐模糊的一年多的瑞安中学春苗影评组的活动，是我平淡的高中生活里为数不多的一抹亮色。

春苗影评组在瑞中众多的文艺性社团和兴趣小组中不算特别突出，但在上世纪80年代，能经常看到好看的免费电影，听到有关电影、电视讲座，培养思考习惯和提高鉴赏能力，对于学生来说，绝对是极大的吸引力。

年少时，可能是当时娱乐方式匮乏，我特别喜欢看电影，但由于父母对我学习看管严格，同时也缺少零花钱，更多则是自身学习的压力，并不能轻松自如地经常去看。加入影评组就可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去看电影。

当时瑞安电影公司与瑞安中学影评组有约定，每逢有好电影，即使在当时一票难求情况下，影评组组员们都能拿到赠票，组员们写的质量好的影评都能在《瑞安电影报》或《瑞安报》发表，有的还在《温州电视》《中国教育报》《银幕天地》等报刊上发表。这些报刊还会被贴在西山华侨电影院门口墙壁的宣传栏上，让作者觉得特有面子。

记得当时我们观看了曾轰动一时的片子《少年犯》，这是一部描写少年犯罪分子在学校般的监狱生活中，在“教育、感化、改造”政策指导下走上正路的故事。

影片采用监狱实景拍摄，选了18名犯罪少年做演员，以纪实风格写实主义手法逼真地再现少年犯服刑、改造生活，揭示少年犯罪的家庭及社会根源。当时这部影片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全社会都在反思孩子教育问题，关注失足少年。

于是，我们影评组指导老师施巨欢就很应景地组织大家到西岷山上的一棵松树下席地而坐，讨论如何帮助一时掉队的同学，如何做一个有作为的好学生；最后布置如何写《少年犯》影评，每个人都要交。当所有的影评文章都在老瑞中校园两旁宣传栏里配上电影海报刊出时；当那长长两大排的宣传栏整版都是影评组的影评文章，宣传栏前都是攒动的同学身影时，大家那极力想掩饰却总是不由自主上翘的嘴角暴露了心里的得意。但不可否认的是，组员们的妙笔刺激到全校同学的心扉，想要加入影评组的同学空前的多。

凡事盛极必然衰败，这是自然规律。因年龄关系，施巨欢老师从语文老师位置上退隐、直至退休，也因为中国电影业衰退，瑞安电影院生意萧条，瑞中春苗影评组在1988年后也慢慢淡出同学们的视线，直至消失。

将近30年并不漫长的岁月最终变成遥远飘忽的记忆，高中生活也变成了飘忽莫测的幻影。往事随风，心似烟……

忆在大学看电影 愿能再度重温

■胡燕燕

记得浙师大的影评学会，是校内人气最旺、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之一，招牌活动是一年一度的浙师大电影节，虽然没有明星到场，却依旧是我们心中的节日。那时，电影节主要以名家讲座、电影播放、影评撰写为主，播放的电影根据风格划为不同单元，既有当下的新片也有老片子，可以用涵盖“古今中外”来形容。

看过的很多电影如今大都已忘记片名，大厅及门口的各种电影海报、散场时的熙熙攘攘却是历历在目。

作为中文专业的学生，上课是常常可以看电影的，有不少关于电影的课，如《电影史》《电影鉴赏》等，课时总是连排4节，前两节老师讲，后两节就放片子看。

给我们上课的一位黄姓老师，尤其喜欢为我们介绍西方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电影，如超现实主义、新浪潮等。当时观影感受大抵是艰深晦涩，更谈不上愉悦，虽然都是在电影史留下浓墨重彩的好片子，可无论是《一条安达鲁狗》中切割人眼球的怪异镜头，还是《发条橙》中的暴力犯罪，都令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课堂。

尤其让人开心的是在浙师大看电影，票

价很实惠，5元、8元、10元不等，最贵的好莱坞大片也不过12元。这是2005至2009年间的价格，上映电影几乎与全国院线同步。电影基本上是在学校大学生活动中心汇报厅放映的，音响完全不输给如今的影院。

要说起票价为何如此可爱，金华某影院的院线经理接受校报专访时说，在浙师大放映电影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因为要培养观影群体，让大家习惯到影院看电影。

纵然学校里放映的电影很多，可未必每每都赶上，因此，校园网上免费的资源就显得弥足珍贵，数量众多的影视剧，均分门别类放好，自行下载非常方便，不上课的日子，室友各自对着电脑打发半天光阴，轻松自在。

正如前文黄姓老师所言，生活中有那么多的路我们没有走过，有那么多的事没有经历过，看一部电影，跟着故事中的人一起走一段，或荡气回肠或困顿彷徨，或阳光明媚或黑云压顶，都是滋润心灵的养分。这些养分，让我们距离精神饱满、气质纯粹更近一步。在浙师大看电影，如此美好。愿能再度重温。